消小兒驚風……保胃散……舒氣藥……父子藥房 電話東局二四四五

俠情小說 駕鶩劍（二百七十七） 汶菊編著

景虹聽他語氣不接　不由心中暗笑　酒保把銀收起　眞是人心都在人心上　立刻添許多酒　又添上兩小碟臭豆腐　又找出兩塊乾饝來　景虹見他這忙合　心說眞是銀子好使換　遂帶笑問酒保道　你大概有點耳聾罷　酒保笑說我並不耳聾　因爲近來我們本省財政困難　又跟越南打仗　軍費不足　官家發了好些軍用票兒　還路票兒　沒地方兌錢去　擠的買賣不好作　我的小酒舖兒因此也受了影響　因爲這個　急的上火　所以耳朵一陣聾起來　甚麼也聽不見　一陣火要下去　有個臭虫鑽心　我都聽的見　景虹知道這是酒保講我鐵　遂帶笑問道　將才你說畢家被一個和尙給赶跑了　到底是怎們一回事　酒保聽敖爺又問起這個來　不好改口　轉了轉眼珠兒　嚥了一口吐沫　又饒著伸了伸脖子　然後又咳嗽一聲　低聲說道　這個赶走畢家的和尙　聽說是楚雄府貝葉寺的當家的　聽說這當家的還是匣子呢（村人口吻）名字叫甚麼多愁佛　景虹聽酒保講聊　忽然想起小叢林鐵筆羅漢佛印來　心說我曾聽佛印說他師傅是天下八劍俠之一　號是多愁佛　畢家既是沒事可辦　莫若我到訪訪這個多愁佛　此人雖名動天下　究竟也有多大的本勢　我得試他一試　想到此處　把酒吃完　對酒保說咱們改日見吧　酒保說謝謝你老賞銀子　景虹說些須小事　沒有甚麼說的　景虹說著話站起來走出酒舖　酒保送至門外說　你老天天兒來　就請這裏來喝罷　景虹說好罷　書要簡燒　景虹夠奔楚雄府　來到貝葉寺　尋視了一回　隔近找了一處小客店住了　夜間收拾利羅　飛行至貝葉寺　知道多愁佛素有劍俠之名　恐怕徒手吃虧　把飛虹劍扯在手裏　越入寺中　施展平生之能　周看全寺　來至最後地方　站在殿脊上看　忽覺背後有風　單吹脖子　赶緊轉身　詳細查看　沒有甚麼　而且天氣晴明　星斗朗爛　並無月光　心裏暗想　這是那裏的一股風兒　究竟甚高臉大　提劍飛越別殿　查看多愁佛的住室　各處查看會兒　不見甚麼蹤跡　惟是廟院太子雖多　燈光甚少（未完）

哀情小說 割臂鍾情錄（三） 覺非編著

不知怎麼變了變花樣兒　湖北督軍公署的交際處長　居然被他運動到手　孫子富在十七歲的時節　娶了一房妻室　不到一年　便下世去了　孫子富自然懊喪萬分　後來在宿松縣任內　娼識一個妓女　芳名翠烟　男女之間　一魚歡水樂　最後還是翠烟便嫁了他　過了幾年　生了一個小男孩兒　由孫子富給起了一個名字　叫做孫挺字雅卿　孫子富把交際處長得到手內　遂把雅卿母子　接到湖北　在武昌城內蓄厘巷弟十一號門牌　賃了房子居住　並且把雅卿送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　有一天正是星期五　湖北督軍公署　照例下半天不辦公　孫子富遂命雅卿在學校告了一天假　携着雅卿到各處遊玩　此時正是春天　紅日依山　晚霞燦爛　孫子富同雅卿傍着江岸　觀着來往的船隻　紅男綠女　嘻笑相談　倒也有些意思　踱來踱去　不覺踱到一家飯店的門前　舉目一看　門前掛着一個銅匾　寫着臨江飯店　門前車水馬龍　非常熱鬧　正看之際　忽見從南面飛來一輛馬車　馬車之內上首坐着一個半老徐娘　看那年紀約莫在三十八九　决不能越過四十歲　下首坐着一個十八九歲的一個絕代的佳人　看馬車走到臨江飯店門前　忽然吁吁一聲　停住了　那個美貌的女子　先自跳下車來　他穿了一件葱心綠物絲葛的旗袍　足下穿着洋粉小花綺霞緞的時式　頂上挽了一個美髻　當心隱約露出水紅的頭把兒　當心插了一支以假亂眞的白芍藥花　背後披了一條大辮子　辮梢兒約二尺來長　由肩部幾乎搭扯到地下　粉嫩嫩的鴨蛋臉　一雙又黑又長又灣又細的鵝眉　兩隻似嗔似笑的俊眼　說不盡是落雁沉魚之容　並非掩過鬢之事　那女子下車之後　手中提着一個極精美的絨光線織的手藍（俗稱錢「袋」）回頭向那婦人說道　是這裏嗎　那婦人一面下車　一面答道是的　我們就進裏面去罷　說時　女子在前　婦人在後　婀娜的走入臨江飯店　孫雅卿見了這女子的容貌　不由得心神恍惚　不能自主　就勞縈他的魂靈兒　被那女子引入飯店去了（未完）

吳書雲各種靈藥

乾坤化育丸　專治腎虧不足陽萎不擧夢遺滑精耳鳴婦女經血不調子宮寒冷補腎養血

楓脂龍腦膏　專治一切粉刺乾濕癬疥大風等症

琥珀淋濁丸　專治白濁淋病

續京腎疳散　專治梅毒結毒

北筋吳書雲藥室　前門外糧食店北頭路西

防疫 太乙丹

主治中暑昏迷頭痛目暈腹痛吐瀉四肢厥逆風陽霍亂絞腸痧轉筋抽搐途中受暑卒然昏倒感冒陰寒停食傷水酒醉嘔惡瘟疫傳染氣鬱不事倦怠無神糟雜飽滿口吐酸水耳鳴目脹煩燥不寧鼻塞口乾山嵐瘴氣水土不服車船暈眩之各症閉服皆宜遇有急難之症可向方近各代售處購買代售處各大藥房各洋貨店

總批發處北新橋南志善藥棧 電話東局一〇五〇

平報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陰曆丙寅年四月十二日

本報開設宣武門外南柳巷五十八號 電話南局五千二百四十三號

第一千六百號

特約同業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華樂園 四月十二日白天演
程艷秋
郭仲衡　侯喜瑞
慈瑞全　王又荃　張春彥　吳富琴　扎金奎
◆風流棒◆
貫大元
馬連昆　陳少五
◆擊鼓罵曹◆
周瑞安
劉鳳奎　傅小山　劉春利　周春庭
◆蓮花湖◆
九陣風
閻嵐秋　郭春山　李洪奎　沈二玉
◆江會◆
李多奎
李洪福　文亮臣
◆滑油山◆　◆會稽城◆

中和戲院 四月十二日夜戲
徐碧雲　譚富英
馬連昆　曹連孝　傅小山　賈多才
◆打魚殺家◆
尙和玉
朱小義　張德俊　鮑義丁　永立
◆寧國府◆
徐碧雲　譚富英
◆美龍鎮◆
雷喜福　蕭長華
◆胭脂◆
侯喜瑞
姜妙香　扎金奎
◆取洛陽◆
朱桂芳
許德義　朱湘泉
（娘子軍）

三慶園 四月十二日白天演
朱琴心
王惠芳　郝壽臣
姜妙香　劉景然　孫小華　羅福山
◆全本花田錯◆
孫毓堃
鳳奎　姚富才　曹連孝　傅小山
◆四平山◆
楊寶忠
魚吉祥　郭春山
◆盜宗卷◆
金繼霞
福小田　何蘭云
（斬黃袍）
孟小如
吳彩霞（殊砂痣）
方連元
沙連恩　羅連雲
◆無底洞◆
馬連昆　張連升
◆忠孝全◆

廣德樓 四月十二日白天演
李萬春
小藍　奎官月春
◆兩將軍◆
王少樓
兪步蘭
周斌秋　陳富壽
◆四郎探母◆
兪華庭　陳富瑞
◆惡虎村◆
小桂花　魏蓮芳
朱斌仙　小壽山
◆荷珠配　女起解◆
李長勝
◆鍘五龍◆
陳葵香　兪少庭
奇寃報　靑石山

景泰園 四月十二日白天演
楊秀蘭　鑾豔霞　田韻舫　金蓮玉
石桂英　劉竹青　金硯寶　劉桂卿
◆鋸碗丁◆
姜桂鳳
邱光華　小福來　小寶玉　謝榮元
◆英雄義◆
小蘭芬　劉桂卿
◆打花鼓◆
郝俊勛　黃寶福
李蘭芬　托兆碑
富榮　曾德慧芳
◆森羅殿◆
郡俊卿
◆望兒樓◆

義成金珠店新張廣告
本號專買荒金碎金珍珠寶石鑽石金銀器物首飾等件發賣十足金條金錠包葉價值格外從廉擇於夏歷四月初九日開幕開設北京前門外廊房二條東首路北電話南二二五八 本店主人謹啓

鳴謝馬玉堂狗皮膏藥
敬啓者鄙人賤內於月前偶患胸滿腹中病塊作痛四肢無力飲食減少又因經水兩月未見午後作燒作冷求醫買藥均不見效訪聞一廠小沙土園馬玉堂秘製狗皮膏專治婦科身體一切病症隨往購買兩張黏貼數日諸病去發建如初實爲婦科之至寶也特此登報感謝

香油大減價
本號自辦眞正小磨香油零整批發貨高價廉一元錢三斤半準斤十六兩如蒙惠顧無任歡迎現爲便利主顧起見特備腳踏車數輛隨時賜電話南局二千五百零一號即可送到不悞
裕興油店　開設虎坊橋大街路南

中和當啓事
前者敝典失慎查典清楚所有被焚當物造冊備案今奉警察廳批准仿照後例賠償於五月十八日遵照批示照當物本價賠償特此週知
中和當謹啓

遺失房契聲明
敬啓者所座落東四五條中間路北十一號房契於十五年三月遺失如有人拾得者以作廢紙特此聲明

頌揚德政
自直奉聯軍第六軍二十五團械處長王君……各兵十五旅……

義和館燒鴨大減價
敬啓者鄙號因爲修理樓房現已工竣擇於陰歷四月初一日開幕專做烤鴨燒鴨定價廉南北時菜隨意便飯麵食點心包辦酒席開設東四牌樓西大街

香煙空包換畫片章程
請至北京廠香洋煙草兄弟公司看

鳴謝張寅卿之膏藥
敬啓者鄙人賤內於月前忽患經血不調之症四肢無力飲食減少後經陸君秋岩介紹至前門內新華街張寅卿之調經回春膏貼用數日立見功效諸病皆去身體強健如初實爲婦女之至寶也特此登報鳴謝　杜恩

煤好價廉
本棧經售門頭溝山西高……
大成公煤棧　電話東局一七一

東四牌樓 恒麗號綢緞洋貨店開幕廣告
本號向在東四牌樓北路東開設多年物美價廉誠信無欺……

中和戲院 四月二十日白天演
張金鑫　王琴　高文汪　晏桂榮　小慶玉　媚菊　金小秀文　蘭芳　榮樓　卿玉
頭本延子　寶峯

大減價兩星期
揀於陰歷四月初九日開張……

東局電話出讓
現有東局電話一具出讓如欲要者請向電話東局四四五六接洽

華北大藥房
電話南局五百九十八號

長壽粉
肥兒蓮子
凡嬰兒初生乃人生之始……

慶隆茶莊
本莊由杭州獅峯採運大批新龍井到京其味清香適口與衆不同各界諸公請速購買是幸
天津保定均有分莊
慶隆茶莊 電話……

劉劍秋牙科大夫
專治牙科各症精術鑲牙 寓前門外大柵欄北老德記藥房樓上 電話南局五百九十四號

感謝滿新齋專門臟症科
……

養血安坤膏 女界注意

五淋白濁 楊梅毒症
樂山淸血搜毒丸　專治五淋赤白二濁小便腫痛便前便後……

廣德堂祝家老鋪 土兒胡同
本堂開設北京安定門內土兒胡同……

初一十五 減價一半
男子固精　婦女調經　凡一切男婦幼科諸症
固元膏　回春膏
專治男婦諸症
北京前門內化石橋北路西
張寅卿藥鋪

龜齡集
專治偏墜疝氣腎虧腎寒腰痛精冷子嗣艱難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見色即洩久泄久痢童勞積癆五勞七傷月事不調胎前產後一切不足之症……每瓶三元小瓶一角
琉璃廠西南園廿四號吳宅

防疫聖藥 太上避瘟散 神效無極丹
春防瘟疫夏除暑熱秋避寒邪冬解煤……

毒科大專家張仲三

痳藥一掃光
第一消毒丸
全料消毒丸
白濁丸
分號張仲三中藥房

愛護花界諸君注意
劉氏幼受世傳秘方……

海馬保腎丸

潤面芙蓉丹

清根五淋丸

第一癇瘋丸

耳底八寶油

耳鳴耳聾丸

夢遺滑精丸

同興堂阿膠莊

脚氣雜忍不可不治
瑞華 大藥房 ……
室济除門水 ……

吳佩孚一時尚難北上

張吳對四頭會議意見尚不一致

吳佩孚將於十日內北上與張作霖在北京協商時局問題一節已誌昨報 頃某方面接漢口電訊謂吳將於日內北上 且與孫傳芳林錫祥楊文愷同行 到京後即召集吳孫閻四巨頭會議 並開元老會議 以便解決內閣及國會諸問題云云 本社昨晚向京中各方調查 據云國務院及其他私人方面 尚未接到此項報告 惟吳爲尊重奉張政治公開之主張起見 確將一行 不因過此事決非於短期間所能實現 孫傳芳現尚在寧 孫之公務甚忙 一時未必遂來赴漢 吳欲與之同行 自非稍緩時日不可 至於張致吳之效電 雖確有其事 而內容如何 外間頗多異詞 日昨各報之所揭載者 恐非真相 又據昨早國務院秘書長孫潤宇 對各往訪之記者言 該項電報 已由漢口方面傳致

國務院 內容重要點 僅係張作霖與吳佩孚注意外交 除此並無特別重要 與外間所傳 完全相反云云 孫潤宇所言張作霖之效電內容如此 而外間所傳之效電 則如此張大其詞 所傳者爲何耶 抑外間所傳者爲效電耶 有兩效電耶 又據某方消息 張作霖與吳佩孚對四巨頭會議意見 尚不一致 其最重要之點 即爲參加會議之人選問題 張意參加會議者 有兩種人物 (一)討赤領袖 (二)元老名流 其討赤領袖之範圍 須以曾實行作戰者爲限 而吳氏主張 則須刪去 戰者名流 又討赤將領 吳所擬四巨頭 與奉方用意 亦稍有出入 爲如張宗昌李景林等 亦奉方認爲自加入資格 此其一 雙方意見之相距如此 如果召集 恐亦須過若干時日之協商也

孫寶琦關於時局之談話

△希望和平不願組閣 △衆院改選修改憲法

某君因近有孫寶琦組閣之說 特往訪孫氏於其私宅 誌談話如下 問(某君問)君對於現在政局 有何觀察 答(孫氏答)現在政局 固不能過於樂觀 但顏駿復職 閣員漸可會集 國務院總可成立 外間揣測 似屬過慮 吳張二帥 對於政治 到底合作 對於事 自能諒解 共維大局 蓋目不同 段合肥被逐以後 中國中斷 時勢險 已入不能運用 顏駿均爲各國所表示 川王亮疇諸君 物 顏 信仰 實爲適宜之人 均有國會擁護 閣期內 必能繼續開會 議有圓滿 之結果 此則當爲國人所最希望者 問 事畢上君之觀察若何 答 三月中旬 余偕王聘老諸君通電呼籲和平 實係王老所主張 而吳帥置之不答 直至國民軍退出北京 北京前數日始電謂非分退 軍長以北京不能停止進攻 嗣後戰事迄未停止 而國民軍人數不下十餘萬 團結力甚固 若軍事延長 家書集節 枯竭 商民不安 外 固希望早日有和平解決 不問 一傳說顏閣是過渡 不能久長 有 請君出而組閣之說 君願担任否 答 顏閣此時尚爲適宜 余甚盼其 能久 至謂余組閣一節 當須閣 復時 人開此擬議 其後又有 此說 倘正式求同意 余則 余謝不敏 因余素主和平 不願 戰事 當曹氏賄組閣之初 即

太上避瘟散 神效無極丹

常言大兵之後必有大疫 冬令無雪 春時不暖 不瘟 閱報載某地方去歲冬無雪 今春發現大瘟疫 始防之較易 京師日前曾經出現 人民預防 瘟疫正在萌芽 想人人當必樂於修合 傳其症 本堂虔誠修合太上避瘟散 救苦之經驗 險已久已馳名中外 此藥能避瘟疫 不正之氣 治霍亂吐瀉 邪穢 經春鼻聞此藥 瘴毒不侵 亦可備防 隨身佩帶 多有效驗 諸君賜顧 請認明本堂 無商標者 恐有錯誤 主顧諸君 如仿單 另有紙包 本堂開設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南局三百二十號 各地分局 外門 士

小言

善忘

（止 央）

讀報載 諸議員先生又要自由開會 以大總統許張吳爲贊助條件 云云 議院醉心大選 權利兼收 無足深責 惟選舉現役軍人爲總統 即爲違背憲法 寄語護憲諸議員先生 看憲法上總統選舉 再去許願 至於選舉總統 限制現役軍人 乃憲法之精義 何以護憲諸義員先生 更都忘卻 眞不可解

陽曆五月二十三日 陰曆四月十二日 星期日

▽作事不難

（竇露聲）

賦閒無事難 謀事更難 乃既謀成事之後 作上事爲尤難也 故京諺曰 在家千日好 出外作事難 可見得人之在外作事 却並不容易了 今記者偏出己見 偏說是作事不難 閱報諸君聞之 未免詫異 殊不知我所以說這句話者 正是由閱歷中得來 晚近之人 大多無事賦閒者 故深感無事之困難 於是乎託親求友 不惜心血 所謀求的事由 那不作作 以免得枵腹無食之處 混個身去口去 也比在家閑著的強 故此無論事情是好是賴 都項也不論是多是少 亦要謀到手中爲快 然則北京閑人之多 於此可見矣 及至作上事之後 飽飯一吃 肚子拏奶 肥油一挂 立刻就忘了沒事的時候困難 這就把脾氣一改 當初原爲了是吃飯 而今不但吃飯 工錢少了都不可心 不用人的辭他 作事的就猴兒花(咋啦)不是 不是嫌掙錢太少 就是說飯食不甜 再不就說是本家 脾氣不好伺候 這大與其跟他這兒苦耐 莫若我風馬牛各不相及 他另我入 我謀事 咱們是緣則近 無緣則散 結果乃落個作事難三字 其實下是作事難 亦並非是用人者無用人之誠心 其所以千錯萬錯者 就在乎作事一方面 假如作事之後 勤勤自勉 不懶惰 不偷安 事事總以良心爲主 未從要跟人家想賦 先想沒事的時候 如何困難 對於所作的事情 永給個人勤補拙 日久天長 用人者萬不能不知道 何況人心都是人心 誰見你這樣的事勢 焉知他特別待你呢 所以謂作事難者 皆是些愚昧之流 不曉得世路人情 故予毅然而標題曰 作事不難 願今之作事者 早爲猛醒

▽常識

（綬章）

△草帽變色及刷新

吾人夏日所戴之麥桿帽 日久即變爲黃色 一般人大都不能知其所以能變黃色之故 又常入見草帽變黃色 不知刷新之方法 往往再購新帽 以余觀之 殊不經濟 今分述之如下 以告戴麥桿帽者

麥藁帽之原料爲麥藁 其原來色素不甚雅觀 非用化學方法改變其色素不可 其改變之手續 須先將麥藁浸入亞硫酸鈉溶液 復置於硫黃蒸氣中熏之 如是則亞硫酸與鈉溶液中之炭氫化 置換而成硫酸鈉 硫酸鈉與麥藁之色素化合而成無色之物質 追後遇水或日中曝 則分離而現原色 故能變爲黃色 至刷新之方法 則甚簡單 可先用肥皂水洗去塵埃 更用清水淨之 然後置硫黃蒸氣之上熏之 或以二氧化硫溶液 則潔白如新 其理亦同前述

▽諧韻對

（朱芷沅）

東對西 北對南 胡鬧對變戀 虧對上富 飯鍋對地盤 講賄賂 飲金錢 啼飢對號寒 老弱填溝壑 少壯喪街衢 ……

▽老母的淚

（綸齡郎）

福山每日的職業 只是到三孔橋畔的一塊石頭 看報看書 這是他天天必要的應酬 他很不願欲同人說話 偏巧有一個商人 天天從那裏經過 因爲每過的時候 用一副可惜可厭的面孔看他 這種神情 使福山看見却已可笑的極了 不知商人用什麼手段 福山竟天天與他很親密的握一回手 彼此很懇懃的問一句早安 就是枝頭的鳥 水中的魚 也莫明其妙 (未完)

小魚戰 (二)

短篇小說 靈芬

此篇按中國小說舊體 雖屬短篇 亦由淺入深 漸漸至於歸結 君四序 然一年四序 一年由春徂夏 而秋而冬 物類消長 固有不同 人事變遷 也是各異 一年之春 春潮泛漲 雨行奔流 歸川就壑 驚雷之下 鰱魚之游至湖中 鰱魚性本貪饕 湖族之魚 潮族之魚 就中有雄壯之魚 奮其威武 穿穴之膏 更有冠冕其外像之魚 亦批衆魚之鱗 吮衆魚血 羣魚紛紛藏 任彼兩般魚之蹂躪 俯首受之 未敢一睨視 恐不敢觀視 鱷魚既與雀巢鳩居 又見湖族所謂威武冠冕二類 視己似有悍 高二類爲可欺 素受此二類吞噬吮吸的衆魚 大有可欺 鱷魚亦視族 每每覬覦 亦以強力侮辱衆魚 更可以高壓手段欺辱矣 (未完)

浙江 ……

停止戰事 電請 …… 任內事 今 遏止 …… 嗣去職後 知戰事無 事變起 彌禍 至今 痛惜 代 實無政治法律之可言 自吳軍政 既未抱 宗旨 此次又借王聘老諸君呼籲 和平 此時自不便貿然當局 致興 宗旨 竊謂清廷遜位 當辛亥革命初起 余首先 下 忍坐視同類之相殘 宣布共和 當時 事變 意十餘年來 全國戰爭 生靈之 塗炭 民窮財盡 將不國 慘有 大亂 悟住兵之不 民生之 閱 收束軍事 共謀建設 吾華 其君有多乎 對於國會 憲法觀念何如 答 問 國會爲人民之代表 豈有立憲國 而無國會 前此大選 留一污點 今既成往事 不說 但衆議院久經任 宜改選 以符院法 更願國 會諸君 清白乃心 化除黨見 共 謀國是 至十二年製定之憲法 其 中有可行者 有難實行者 但宜 有討論工夫 合海內名流 加研 究 簽註 提交國會修改 以期實行 可 因 食 …… 談至此 孫氏因有西山之行 記者遂 興辭而退

門致中已回張垣

某方面消息 西北軍師長門致中 已於日前秘密離京 旋返西北 昨日某私人得有報告 謂門已於日前經石家莊入晉 由晉經大同豐鎮口 業於前晚安抵張垣 沿途因係變裝商民 得免盤查云

信陽一帶之紅匪世界

△官兵正在設法剿辦

某方面消息 河南紅槍會 英傑 現已成 甚難圖 惟該匪等勢之郎散 正設法勸 復又集合 鄭州以南 信陽兵 過去 爲該匪徒 至沒之郎斬首示衆 以一帶 該項匪徒於沿路車站 官信 如其捉得 分掛於沿路車站 以塞 其首級 但該匪等殺戮愈熾 愈不已 目 京漢路各處 殺 來往旅客 甚多 每至晚間 各站 俱不敢停 北上客車 各小站 ……云

社會新聞

設立督察分處

京師警督察處處長楊紹貞 昨特於前門外香廠路西 已賃上海飯店內 設立軍警督察南分處 日昨正式成立 並函各機關查照 (丑)

搶劫鄉民被捕

京西詩河鎮馬村農民張某 於二十一號 攜帶衣服包袱 逃難來京 走至德勝門外北土城地方 被一頭有刀傷痕跡三十餘歲男子 將包裹搶去 張某跟踪至平則門外關廂 喊叫巡警 將搶匪賈順捕獲 解交警察一分署訊辦 (寅)

槍斃不法軍人

日昨午十一點 聯軍總執法處派長兵多名 押着軍人一名 至廣渠門外橋頭迤北下坡地方 執行槍決 聞係某軍之不法軍人云 (丑)

西國紳商宴樂

駐京英美比各國紳商等 於日前星期六上午 各攜眷屬 乘汽車出陽門外 在苗家墳內宴樂遊戲 並有樂隊奏樂助興 至晚三時始各乘汽車進城云 (子)

嚴查假公濟私

警察李總監 以各慈善團體及各學校 因款項無着 呈廳請演義務戲籌辦 法不爲不善 創辦者亦極熱心 惟近來接得報告 有類假公濟私之人 竟倚此發財 會事先朦呈廳署 結果將款分肥 甚有因分潤不平 醜聲外露 此等行爲殊堪痛恨 昨特訓令督察員及偵緝隊兵 對於此等事項 嚴行密查 一得實據 即行嚴辦 (辰)

華威行折兌

華威銀行所出鈔票 及零角票 早八遭出謠言 有不穩之說 以致商家多不敢收留 不料忽由昨日起 各商鋪派人赴該行及代兌處紛紛兌現 異常擁擠 市面各商鋪對於該行大小鈔票 亦多拒絕不用云 (子)

商標局招錄事

商標局李局長 因該局事務日繁 繕寫需人 現擬招考錄事若干名 凡願以文理通順 書法精美 爲合格 充當錄事者 須於本月十六日以前開具簡明履歷 赴該局報名 聽候定期考試 (寅)

糧商仍請撥車

京師糧米缺乏 前由商會交部及各軍長官 屢次要求撥車運糧 接濟民食 已經允 少數糧食運京 不足食用 各車皮仍在各軍扣留沒放 天津存儲大批糧米 無車不能運京 以致北京糧商存糧居奇 每石增價二元有奇 還是多數不賣 每人只賣米五六斤 各糧商現運動各軍長官 請撥車皮運糧 以資接濟北京民食云 (子)

嚴禁冰窖撿冰

京師總商會孫學仕會長 日昨致函警察廳 據云 各城冰窖 時有貧苦幼童 在冰窖內撿拾冰塊 稍一不慎 危險堪虞 該廳現在調查屬實 經李總監允予所請 昨已分貼布告 嚴行禁止云 (辰)

車夫更換號衣

警廳以現在天氣炎熱之際 所有內外城人力車 統共八萬七千九百餘人 均應一律更換號衣 現已轉飭各區監市號坎製 於昨日通令二十區及四郊各警署 轉知各管界內人力車廠 迅即來廳購買 違者罰辦 (丑)

汽車碾死行人

昨日下午六時二十分 正陽門內東長安門北門洞地方 由西迎來一輛汽車 其快如飛 不料行至該處 隱的一聲 竟撞在門洞南牆角上 汽車擋風鏡玻璃窗戶 以及前輪完全撞碎 車內主人司機生等均受重傷 並將一行路男子 撞在牆上 腦部血肉狼藉 立時斃命而死 經警察將司機人吳貴帶署訊辦云 (辰)

飯館學徒走失

前門外香廠路味齋飯館 有學徒名王德福 年十六歲 山東人 北京口音 面黃瘦無麻 身穿藍布褂褲 青圓口鞋 於日昨出門走失 如有知其下落者 請給味齋或牛街南口外門牌十一號王嗣新一信 功德無量矣 (酉)

言論

戰論 (一)

（冰心）

戰者 人類最不幸之事也 一國國內之戰 尤爲一國人民之大害也 (此說吾前已論矣) 雖然 國家當外侮來侵之際 非戰何以得而爭平 內當暴亂發生之時 非戰何以得而定乎 故戰可以保國家治紛擾 何得而謂之無益於國民乎 曰 此等之戰 乃公戰也 乃有價值之戰爭者也 若夫吾之國中 其所謂者 乃私戰也 吾之所謂大有害於人民國家者 即此私爭之所賜也 夫國家多私戰 則其內亂無寧時 損國際之人格 害國計與民生 蓋無如愈此者也 夫當歐戰之際 乃吾國自新之絕大機會也 而竟能用之 華盛頓會議之役 又給吾國自修自振之期 比數年來 又消耗於同室戰 揚之乎 嗚呼 吾中國其無挽救之望乎 今而後吾將再求其自振之機 蓋恐莫能得矣 吾國民之痛恨者 雪國恥乎 振國魂乎 然吾國歲歲戰矣 時時爭矣 則安用之夫此百萬鋒芒乎 滅土匪乎 護人民乎 夫既不能外禦其侮 內平其亂 所取者 小民之骨髓 曰 非此其何以有私戰哉 嗚呼 殺傷者 小民之生命 所蕩析者 小民之家產 所塗炭者 小民之肝腦 嗟夫 私戰 可謂烈矣 人民至是 惟岌岌然不能保其生存 更遑論之乎生活程度之問題乎

初一十五

婦女調經養血

男幼一切百病

減價一半

乾坤固元膏

婦女調經回春膏

普救回春膏

專售處 張寅卿藥舖

小說 顧湘雲 (五)

雪禪

自己以爲是那樣驚 怯了 覷覷道 你可坐着 你想他甚麼 他是佛爺 東拍手 ……

白老板 東橋 笑 脫口而出 說 定過絃 也刻白老板 所透着神秘 他兒任那裏嘛 定 所部下六十壯 跑過去給東一巴掌 還是這樣沒正經 說 今得罰一台酒 東正色道 別攪亂了 我們今天特意來訪這位冰桶姑娘 因這位高大人知道這位冰桶姑娘 豔蹟於此 盛名之下 必是無虛 白板聽到此處 喔了一聲道 這個人性情怪極了 誰說 簡直是要冰死一人 一說話冷言冷語 大家才給她一個冰桶的外號 因爲這冰桶東橋 道 你不 ……她 佛姑娘 白板道 怎麼對他你便沒法子呢 白板娘 不是自愛的 她有緣故 聽我的 根的 所以她不能被我使的命令 他原籍 指揮 此人 不然 據他說 又 是湖北宜昌人 父母雙亡 又無弟兄 鄉人欺侮他 聽說他舅在塞上 故此來到此 也找他 沒找到 我這裏 反給我幾百塊錢 所以在這裏如 同住 吃飯 所使用 掛出招牌 一如有買賣 所得的錢財 作個補助 如賠了錢 有人拿 賠償 他對於我 如同義務一樣 當然他有自由權 我能干預 他向跟婆 他說是他乳娘 東橋道 那未上宿的人 他有甚揀擇 白板道 你一句 成問題 任有若干人 錢的魔力 不用想給上上眼 所以的艷幟上 他自出的芳名叫玉無術 理 一般遊客贈他這個徽號 叫冰桶 老高提三 說完 別人尚未答言 高提三突問這 我要拜會他 成不成呢 白老笑說 你帶着 片哪 捷三道 帶 哪 (未完)

偵探小說 玻璃島

一百二十二 霄羽編述

李春珠因爲早先封將軍封丞相 全沒自己的位 如今看祁駿跟春驪說的話 簡直要利用眠珠 心裏早已老大不悅 什麼珠有十分之六 就是他 如今死 陳鴻陽除露珠 暗道 本山兵勢 福將爲福飛鴛鴦哲嗣 本領比冷眠珠與蕭鼠不在以下 將來要一分裂 舊是要反的 數年經營的玻璃島 豈不一敗塗地 於是就向祁駿陳志利害 求他千萬別跟露珠作對 省得同室操戈 祁駿十分感歎 於是就在青天殿 擺了一桌酒席 李春珠列座 有陳鴻陽 甘露珠 祁駿 冷眠珠 福春與蕭鳳 馬亞震 不過全是爲達到自己志向 向山阿諸人 祁駿就說 如今同心協力的事 各大王定什麼將軍丞相的名分 與人民爭幸福 最不可生什麼異心 的作 幾個不樂意的 因之趕緊取銷 不過是有幾個 那麼 賭兄弟就有 此時又不是朝廷 分什麼等級呢 其實這種事情很無意識 本咱們大家 不是什麼意思 我也略明一二 一言未了 甘露珠挺身說 祁駿兄 所 祁督管當手足 所以換號坎之事 我自入玻璃島以後 就拿大王當老師 兄誤會了一點 我也趕緊撤去 也是爲分別分別軍隊的記號 不防祁駿兄 這一言出 大家全都顏色更變 本來全山同是江湖弟兄 誰又怕誰 有緣的了 還有什麼互相猜疑 我如今有兩句話 如今一塊作事 就得 二字作標準 誰也不用欺壓誰 千萬別分黨派 你也是 大家要取平等 業 我也是爲成不朽之業 露珠接着道 我們也是爲成不朽之 快 都道如今一大團白金已溶化 其黨爲何不同 大家全都十分痛 說話 又是二十幾天 這一段高義 未便再提了 蝶子當問津 盡日暢飲而散 一同前來 (未完)

社會小說 亂世姻緣

二十四 智公編述

蔣氏不見華舫答言 料其必是睡着了 遂轉身意欲回去 可是心中又有點不放心 所以就坐在華舫的身旁 用手輕輕的推了華舫一下 華舫只得坐起 蔣氏道 你怎麼不去吃飯呢 華舫見問 一面揉着眼睛 一面說道 孩兒方才在周伯父家中吃了不少的點心 所以此時還不餓呢 蔣氏說 既是在那院吃了不少的點心 也應該活動活動 回來就在床上一躺 再一說明天就要跟許老師念書啦 趁着今天晚間可別淨把念過的書 也該熟習熟習 回頭你要餓了 再叫他們給你預備 甘脆說罷了 華舫到了第二天 便只得連連遵從 蔣氏始同着范媽走去 華舫只上學讀書 這位許老夫子 真是用心指導 除去念書要簡 功課是非常之嚴 終日這樣勤勞 閒的華舫是一點功夫沒有 早起晚睡 極盡師職 寫 由此又過了多日 真可謂披星帶月了 有時想起愛琴 不過也是空念 道 愛琴念的還是非常之好 忽然聽見趙安說 周老爺也給愛琴來了一位老師 此時就去找愛琴 問他明白 華舫聽了這個信息 不由得特別的高興 恨不能 精神定了定 去念他的書 好容易念完了書 無奈今天愛琴的功課 尚未念完 只得將 胡亂吃了些 急忙跑出去 剛要出去找愛琴 已然到了吃飯的時候 遂 用手將華舫一拉 進到上房 東一句 西一句 可巧董老先生來此閒坐 別 華舫一瞧 桌上的鐘 已然交過十點三刻 說了半天閒話 這才告 易有點工夫 他跑了來 算了吧 心說怎麼這不巧呢 好容 房中下人已然將被褥安置好了 今天又不能去了 懊惱的回歸自己 忽然來到一個極其曠野的地方 華舫只得安歇 彷彿似睡不睡的時候 荒草滿地 簡直沒人走過的路徑 (未完)